

胡静： 大写的师者

致敬

魏振强

3月23日晚，一场特别的黄梅戏专场演出在黄梅戏艺术中心举办，演员队伍强大，有四位梅花奖和一位白玉兰奖得主，还有众多国家一级演员和很多优秀的黄梅戏新秀。这是一场致敬演出，同人和学生以这种特别的方式致敬一位大写的师者——胡静。一位老师有这么多有成就的学生，真是幸福无边。学生们也有心，她们以专业的方式表达对恩师的追念和感激。天底下，大概只有为师者才能得到这样的礼遇。

胡静老师是2021年1月10日去世的，同事、学生、观众纷纷撰文，表达哀思和敬意，此后众人更是精心谋划了一场特别的演出——一场隆重而又庄重的仪式。

作为演员，胡静无疑很优秀；作为老师，她是一位大写的人；作为母亲，她那么智慧而又坚强；作为人，她明媚、敞亮，又纯粹、可爱。所以，那样深情款款的仪式，胡静老师值得拥有。

本期的文化周刊也是一个仪式——致敬所有珍爱他人、敬重职业、明媚而又敞亮的人。



版式：伟东

师姐胡静

陈中元

胡静是武汉人，1957年10月考入安庆市黄梅戏剧团（演员训练班），1958年8月1日安庆市艺术学校成立，她便自然成为首批学生，成为我的师姐，她1962年毕业，分配于“安庆市黄梅戏剧团青年队”。

58级是学校专业能力最为突出的一个班级，1959年即携《虹桥赠珠》赴省汇报演出，《安徽戏剧》开辟专版曾予报道。不久，有了59、60级，58级便命名“训甲班”。

1960年代初，训甲班舞台艺术表现已基本成熟，一批武戏学生崛起，学校豪举全校之力，集中攻克大型新编历史剧《杨门女将》，在安庆演出数场后，赴省城汇演。其间黄梅戏艺术大师严凤英邀请一众小演员到她家作客，无不高兴地说：“我们黄梅戏终于有武戏了！”

胡静在剧中担纲百岁老人余太君一角，她在“寿堂”一场质询焦廷贵的道白字字珠玑，铿锵有力，节奏步步紧逼，一鼓作气，将本场推向高潮，蓬荪生辉的喜寿场面跌向万丈深渊的谷底。如此娴熟地掌控戏剧节奏的能力，生发在一个十

五六岁的孩子身上，令人不禁惊叹。“灵堂”一场，面对求和派的王辉，余太君义愤填膺：“王大人，你好小看我杨家也！”“一句话气得我火燃双鬓”唱段，撼动了每个观众的心魄，大长了杨家将反侵略抗敌的民族大义！

《杨》剧被一批安庆艺校的娃娃们诠释得淋漓尽致。董文霞、姚美美扮演的穆桂英，万迪汉扮演的杨文广，金普生扮演的寇准，田炳南扮演的（前）王辉、（后）王翔……还有一众宋朝君臣、番将及宋兵、番兵，人人满富精气神，个个栩栩如生。《杨》剧在省内外巡回实习公演，轰动大江南北，安庆艺校（后来的安徽黄梅戏学校）从此名声大振。

胡静并非专演老旦，严格地说，她工“闺门旦”。近期，在与阚根华副团长的聊天中，他说了这样一席话语：

我们先后合作演出过《天仙配》《碧玉簪》《白蛇传》《孟丽君》《罗帕记》《血冤》《卖饭女》等大戏，一旦一生，相辅相成。

胡静善于思考、体验、创造、学习，她专业的最大的特点是演

唱，她最崇拜的是严凤英大师。她曾深刻研究严凤英唱腔中的吐字、韵味、行腔技巧，在学唱“严派”的过程中，有机渗入了自身的深切体会。

安庆电视台录制了胡静的多出戏唱段，并邀请她以讲座形式讲解和分析唱段。胡静对角色的创造有缜密的体验，对唱段的体味有细微的处理，加上她口才好，娓娓道来，鞭辟入理，十分生动。她所录制的电视教学片《天仙配》“大哥休要泪淋淋”，《牛郎织女》“架上累累悬瓜果”，《小辞店》“喊一声蔡郎哥且慢行”以及《女驸马》“忽听李郎投亲来”等，细节、讲咬字、抓行腔、演人物的艺术表现，至今无人企及。

她演唱的《孟姜女》《断桥》《血冤》《鸿雁传书》《三盖衣》等由上海、北京、武汉等地唱片公司录制发行。主演的《罗帕记》《孟丽君》分别由上海电视台录像播出。《小辞店·辞店、送别》两场揉成一场赴京参加三省一市戏剧表演。折子戏《西楼会》曾为陈毅副总理演出。

阚根华认为，胡静对所有角色

的创造，是用生命“拼”出来的。她文化程度不高，却对艺术有着特殊的敏感度，她以“理性”的秉赋去塑造剧中“这一个”人物，而大多（主要）演员虽是自身条件优越，只是在“感性”地去表现角色。

胡静身体不好，有多种并发症，尤其风湿病从年轻时就缠绕着她，手指变形，双膝水肿。《罗帕记·逼帕》一场是生旦四十分钟对手戏，陈赛金跪哭在王科举面前“三劝”。此刻胡静已经站立不起，私下叫阚根华用双手将她扶起，然后再轻推出去（实际是应该在跪时推倒地上），紧接着是《回娘家》一场，陈赛金害怕王科举休书到家，急急忙忙赶在回家的路上，独角戏边跑边唱，满台飞舞，脚下还蹬着加厚彩鞋。很难想象一个患有严重风湿病，双膝肿胀如馒头般大，能在台上如此一丝不苟。它充分体现了胡静对艺术的敬畏、对舞台的恋情、对观众的尊重。一出《罗帕记》演了七八年，至少五百场。说她是用生命“拼”出来的舞台艺术，真的毫不为过。

陈中元，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，曾担任安徽黄梅戏学校副校长。